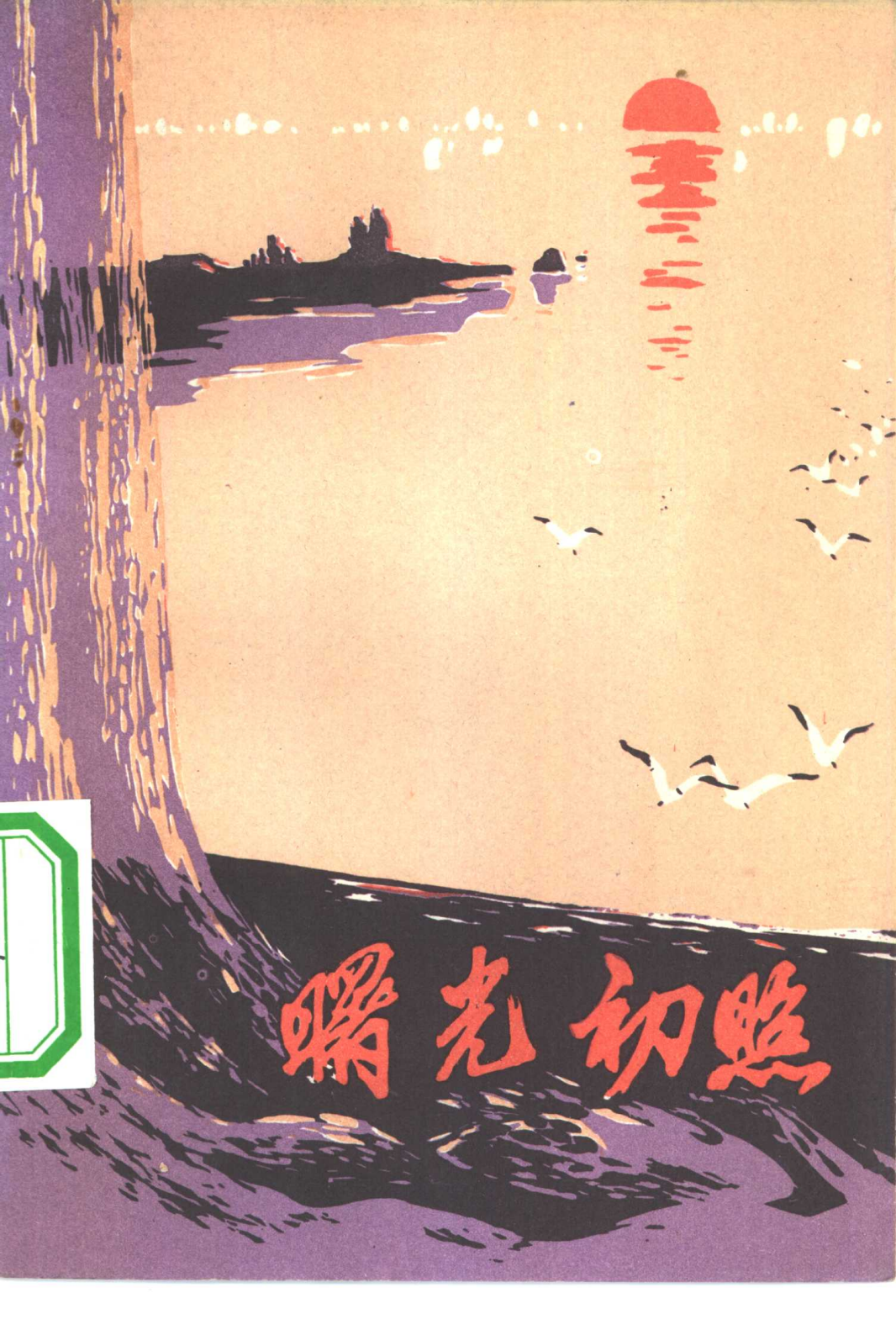




曙光初照

曙 光 初 照

民兵斗争故事集

河北省军区政治部 编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石家庄

内 容 介 绍

本书是一部民兵斗争故事集。

故事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背景，反映海防前哨、边疆、山区、平原和城市广大民兵，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的斗争故事。

作品努力塑造了新一代和老一代民兵的英雄形象，故事情节比较生动曲折，语言也较通俗明快。

封面设计：高荣贵 宋向宁

曙 光 初 照

民兵斗争故事集

河北省军区政治部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00

统一书号 10086·368 定价 0.31 元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

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G 111284/33

目 录

渤海浪	纵 骑 (1)
纵马擒敌	魏 焕 (26)
海 芽	郭建英 (40)
红 星 崖	马秀华 (66)
炮声隆隆	梅云林 (89)
冲锋陷阵	徐将林 (106)
龙涎渡口	田福卿 (123)
古岩激战	振 明 (138)

渤海浪

纵 骑

浩瀚的渤海，笼罩着一层轻纱般的薄雾。在东方水天连接的地方，堆积着铅灰色的浓云。晨风掠过海面，叠起道道波浪……

海挡上矗立着高高的测风仪和信号杆，旁边是两间红砖房，这便是望海堡大队气象站广播室。广播室的门锁着，面海的窗子虚掩着，仿佛一切都在酣睡，只有窗前桌子的马蹄表嘀嘀哒哒地走着，使宁静的海滨，更增加了安谧的气氛。

“嘀铃铃——嘀铃铃铃……”电话铃不停地催叫着，可是主人不在，没人来接。这时，突然“吱——扭”一声，虚掩着的窗子慢慢开了，一只干枯得象柴棒似的手，从窗外伸进来抓起了电话：“喂，我……我就是陈……大海。啊？声音……变了？我……我重感冒……什么紧急通知？七级大风！放心，我马上通知

……”那只干柴般的手哆哆嗦嗦地把话筒放回原处，然后把窗子轻轻一拢，又虚掩上了。不一会儿，信号杆上却缓慢地升起了“今日无风”的信号。这时，一个人影从窗后走过来，那只干柴般的手颤抖着，匆匆向海边闪去。

一只海燕腾空而起，象道银亮的闪电，劈开了天上轻纱般的薄雾，飞向那辽阔无边的海空……

这时，在晨雾弥漫的滨海大道上，走来一位衣着朴素的姑娘，年纪二十五六，高高的个儿，圆圆的脸儿，一对传神的大眼，仿佛是两汪蓝色的海水镶在浓眉下，显得特别聪敏精干。她就是望海堡大队民兵连长金海燕。

昨天傍晚，民兵工作“三落实”经验交流会刚结束，金海燕掖上两个馒头就要走，军分区王副司令员说：“怎么，又要搞夜间拉练？天黑，路不好走……”没等首长说完，海燕就插上了嘴：“天越黑越适合练‘夜老虎’，路越难更能练出‘铁脚板’。再说，俺们连的同志们正眼巴巴地等着学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呢。”

金海燕的脾气是王副司令员在望海堡蹲点时就摸透了的，一旦她拿准了主意，三台拖拉机也拉不回来。便笑了笑说：“九十里夜路，你可要准备蹉跟头！”

“蹉跟头不可怕，不蹉跟头长不大。首长再见……”一阵爽朗的笑声飞出门外，金海燕已经消失在

黄昏的雾霭中了。

海燕跨上大路，太阳已经跌下西山；海燕登上山岗，星斗已布满了天空。回头望，县城灯火一片；侧耳听，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回响在寂静的夜空。这山城闪闪的灯火，仿佛是全县人民挑灯夜战的炯炯目光；这铿锵的汽锤声，象祖国跃进的脚步踏得大地轰鸣。海燕心头仿佛点起熊熊烈火，血象潮水般地涌流。望着眼前黑黝黝的山路和两侧乌云一样的树影，她系紧鞋带杀杀腰，抬手将短发一拢，甩开大步向东南奔去。当黎明到来的时候，海燕已远远望见家乡那熟悉、亲切的信号杆了。她刚登上海挡，听见背后有人说话。

“你动身可比谁都早哇，哈哈……”解放军海防连张排长笑着走上海挡说：“金连长，满载而归吧？”

海燕转身见是张排长，急忙上前握手：“收获不小。最主要的是找到了我们连的差距。”

张排长微微一笑：“哎呀，怪不得望海堡民兵‘三落实’搞得出色，连长这样谦虚。毛主席号召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们应该来登门取经啊！金连长，你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来个电话，我们也来和民兵同志一块听。”

“欢迎解放军同志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张排长将手一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就这么定

了。陈大海呢？”

“找他有事？”

“刚才气象台紧急通知，今天上午十点以后有七级以上大风，他怎么挂‘今日无风’的信号？”张排长指着海面说：“这几只船莫非去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海燕见气象站广播室的窗子没关，以为人在，急忙跑过去喊道：“大海！大海！”

屋里没人答应，远处却传来一个响亮的喊声：“海燕姐，海燕姐……”陈大海从码头那边跑过来，提着帽子敞着怀，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海燕姐，你可回来了！作业队长经不住我两磨三泡，答应下趟带我出海，行不行就看你一句话了……”大海的眼睛里带着恳求的神色，等待海燕答话。

海燕没有回答，急切地问陈大海：“上午有七级以上大风，你给出海的作业船发信号了吗？”

“谁说有七级以上大风？”大海有点窝火。

“气象台。”

“气象台？”大海抓起电话：“喂！我是望海堡。今天有大风？什么！那你为什么不通知？……什么！通知我了？啊！重感冒？扯淡！”大海咋嚓一声放下电话：“简直说梦话！硬说来过电话，还说是我接的。”

海燕看到大海那种委屈的样子，判断可能有人替他接了电话，便说：“快发信号叫渔船回来，电话的事

会弄清的。”

陈大海赶紧升起大风信号。可是几只刚刚出海专心捕捞的渔船并未发现，仍然扬帆前进。急得大海直跺脚，额头上的汗珠子一个劲地往外冒：“这，这可怎么办？”

一直没有插话的张排长突然跨上一步说：“有办法！”说罢便向码头跑去。

三分钟后，一只快艇象支离弦的响箭射向远方的渔船。

陈大海走进广播室，拉了条长凳坐下来，心绪烦乱，脸冲着墙壁愣神。桌上嘀嘀哒哒的马蹄表声使他厌烦极了，大海生气地抓起马蹄表塞进抽屉：“叫你再嘀哒！”

海滨又恢复了安静。测风仪缓缓地转动着，大海仿佛也在轻轻地喘息。但是此刻，金海燕的心里却是波翻浪涌：“广播室的电话是谁接的呢？接了电话为什么不通知出海的渔船，反而挂起‘今日无风’的信号？”她来回踱着，思考着，判断着，渐渐地理出了一点头绪，她意识到有一只黑手伸到这间小小的气象广播室来了。这只黑手妄想利用假报气象破坏捕鱼作业，更主要的是想抓住陈大海，在他身上打主意、搞名堂。广播室是立在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一块阵地，守卫它的哨兵如果解除了思想武装，阵地就有丧失的危

险，“电话事件”就是一个苗头啊！

海燕觉得需要跟大海好好谈谈心，便走进广播室，在长凳的一端坐下来，亲切地说：“大海，看清了吧！你离开一步，就有人替你接了电话。”

“要是真有人愿意替我守电话，我还感激不尽呢。哼！早想离开这儿。”

“你要到哪去？”

“出海。这一天到晚无非接电话，挂挂信号。这种清闲日子我过腻了，我要到艰苦的环境里去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大海说着噌地站起来，“难怪人家说：‘桌子磨衣服，板凳磨屁股，一天到晚喂喂喂，有个脑袋就能对付’。”

“这话是谁说的？”海燕严肃起来。

“是……”陈大海话到唇边，又咽回去，“别管谁说的，人家这话有道理。老把我放在这里呀？我不想干了！”

“大海，革命工作总得有分工……”

“那好！”大海指着桌凳说，“这个工你分给别人吧，我马上交班出海！”

海燕强制住内心的激动，说：“你，还象个民兵吗？组织纪律性跑哪去了！”

“象也好，不象也好，反正这间屋子里我一秒钟也不想呆了！”门当郎一声，大海跑出去了。

门响使海燕心里一震，但她没有叫住大海，她在想：是什么人用什么力量促使大海变得这样快呢？会不会和那只悄悄伸到广播室的黑手有关？她觉得这件事应该马上提到支委会研究，并发动群众彻底弄清。

东南方传来几声汽笛响，报告出海的渔船已经回港，金海燕便急匆匆地奔向码头。

几只海燕在低空飞旋，海面激起叠叠浪花。“电话事件”一直在金海燕的脑子里翻腾，她觉得要解决大海的不安心工作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清除他头脑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用活生生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事实，让他看清渤海湾并非无风无浪，望海堡也不是太平无事，让他知道敌人连做梦都想着变天。别看他们明面上是一副笑脸，背地里恨我们恨得咬牙根。

这时海上起了大风，常说海上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层。海浪前推后拥哗哗地拍打着海岸，仿佛冲击着金海燕激烈跳动的心房。昨天王副司令员作大会总结时的话又在她耳边回响：“民兵民兵，又是民又是兵。既要搞好生产，又要准备打仗。生产和训练的矛盾如何解决，劳武怎样结合，希望你们闯出个新的路子……”海燕望了望波浪起伏的海面，一个行动计划升上心头：一场大风就能把全盘计划打乱吗？不！海一定要出！现在是对虾南游时节，要抓紧捕捞，为国家多作贡献，武必须练！不练好海上杀敌的本领怎能

在战时和解放军并肩杀敌。海燕想到这里，心里热辣辣的，她飞快地走着，那白色的衣衿迎风鼓荡，仿佛一只勇敢的海燕展翅翱翔。

二

在大队支委会上，金海燕传达了军分区民兵工作“三落实”经验交流会精神，经过讨论，制订了落实措施。接着就通过了海燕提出的关于出海捕虾、练兵的计划。

县委非常重视这件事，经研究决定，同意金海燕带一连民兵出海，劳武结合，远航拉练到舟山群岛。

望海堡沸腾了。民兵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立即进行出海的准备工作。

陈大海看见民兵们忙忙碌碌往船上装粮抬油，心里急得象火燎。他想：错过了这个机会，得后悔一辈子。不让去也要去，反正广播室没了人，领导会再调一个来。对！回家收拾收拾，准备这次就跟着上舟山。

大海沿着沙滩走着，脚下的贝壳被踩得嘎巴嘎巴响，他心里着急烦乱，连这声音也觉得讨厌，于是照准个大海螺壳飞起一脚：“滚开！你也当绊脚石。”

“好！踢开绊脚石，出海闹革命。”一个尖酸沙哑

的声音从大海身后传来。

大海听着声音熟悉，回头一看，外号“催命鬼”的渔霸崔明奎紧紧跟在自己身后，两只小绿豆眼扑闪扑闪四处溜，肩上背着个鼓鼓囊囊的破麻袋。一个被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竟敢在大海面前多嘴多舌，这使小伙子一肚子火往上窜，他大眼一瞪说：“滚一边去！没有你堡主的发言权。”

崔明奎低头哈腰地连说：“是，是。”但并没有马上走开。他嘿嘿笑了两声，说：“看样子民兵要出远海，到哪去呀？”

“你问这干什么？”

“望海堡的人，关心望海堡的事啊……我是想跟船出海去捕捞对虾。一来为国家出力效劳，二来通过劳动接受改造。”

“四类分子还想出海？呸！”大海轻蔑地啐了一口。

崔明奎那双几乎要冒出血的绿豆眼眯成一条线，恨不得一口把陈大海活吞下去，然而一转眼又变成一副笑模样，蜡黄的脸笑得象块核桃皮，说：“海上有这么大的风浪，今天能走吗？”

“我们还嫌风小呢！”

“好！这才是英雄本色。”崔明奎伸起大拇指使劲夸赞。这一夸，大海虽觉得恶心，但也有几分得意，

他鄙视地对崔明奎说：“我们民兵可不象你那么怕死，明天一早就走！”

崔明奎小心谨慎地试探道：“出远海非同儿戏呀！”

“什么儿戏不儿戏，我们走定了。哈哈，看把你吓成这个熊包样……”大海的食指，几乎要戳到崔明奎的额头了。

“英雄，英雄！”崔明奎喃喃地夸赞着，背起麻袋走了。

“站住！”大海一声吼，崔明奎不敢迈步了：“麻袋里装的什么？”

“拣了把柴禾烧锅，……不信你检查。”崔明奎说着扔下了麻袋，“一条破麻袋，里边还能装金装银装元宝？……”

“穷哪嚷什么！告诉你‘催命鬼’，再不老老实实还斗你。滚蛋！”大海将手一挥，扬长而去。

陈大海噎得老渔霸喘不过气来，蜡黄脸抽搐得比哭爹还难看，呲牙咧嘴，活象啃了口涩柿子。但他不敢发作，咬紧了牙关咽下这口气，喏喏连声地背起麻袋一步一步地挪走了。

阴险狡猾的崔明奎，没用三言两语就从大海嘴里探到了渔船将出远海的准确消息，他走着、想着，嘴角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狞笑：“哼！我朝思暮想的时机终于到了！”……

三

金海燕在滨海大道上走着。

翻滚的波浪上，一群海燕振翅飞翔，不时“嘀哦嘀哦”地叫着，仿佛在呼唤更猛烈的风暴。金海燕触景生情，不禁心潮起伏。她想到自己就要和海燕一样去搏击风雨了，一种渴望战斗的心情油然而生，恨不得立即扑向波涛汹涌的大海。但是广播室的“电话事件”还没弄个水落石出，悬着的心怎么也放不下，她想抓紧时间再和陈大海谈谈。她走得很急，忽然听得背后有人喊她，转身一看是跑得满头大汗的胖嫂，便连忙迎上前去，拉住她的手说：“有事啊，嫂子？”

胖嫂扯下头上的白毛巾揩着汗说：“喂哟，燕妹子！你是驾着云呀还是乘着风？为了追你这两条飞毛腿，我差一点累断两根肠子……”

“事儿急呀，嫂子？”海燕咯咯地笑着。

“嗯，够急的。”胖嫂的眼角往左右一膘，神秘地说：“得跟你汇个报。支部不是发动大伙追查电话的那档子事吗？我刚才蓦地想起来啦，今儿傍明的工夫，我看见‘催命鬼’给广播站关窗户哩，大海没瞅见？”

“你看清了？”海燕热情地扒着胖嫂的肩膀问。

“错不了，扒了皮我也认识‘催命鬼’的骨头！海燕呀，我去把老东西提溜来！”胖嫂说着撸袖子就要去捉人，海燕急忙拦住，说：“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抓起来反倒难办。嫂子，你先回去，等开批判会的时候，叫你头一个发言。”

“还是连长想的周到。”胖嫂笑着，“好，一言为定。可别让他溜了，老东西比黄鳝还滑。”胖嫂说罢便大步流星地走了。

金海燕在岸边找到了蹲在礁石上对着风浪出神的陈大海，便挨着他的肩膀坐了下来，亲切地问：“大海，你在想什么啊？”

“想吃饭，想睡觉！”大海连头也不抬，硬梆梆地把脖子一扭。

海燕噌地站起身来：“想什么？你再说一遍！”声音虽然不大，可是却象千钧霹雳，震得陈大海身子一颤。

大海对海燕一向尊敬，象对亲姐姐一样爱戴和亲近，不管心里有多少解不开的疙瘩，都愿意全盘端给她。可是今天，出海的要求却不被她同情和支持，这使大海怎么想也想不通。他觉得无需再费口舌，便站起来说：“我也不想多说了，让去也得去，不让去也得去，反正这趟海我是出定了！”

“你定了就算数？要是领导不批准呢？”